

幽默文選



大夏書店印行

現代幽默文選目錄

第一輯

- 山東義士梁作友外傳 東萬提司 (一)
梅蘭芳博士論 潤聲 (一七)
悼「訣絕一世の徐樹錚將軍」 劉復 (二七)
挖掘孔林私議 曹聚仁 (三〇)
留學論 莊門 (三四)
新愁 風子 (五六)
出賣靈魂的祕訣 何家幹 (三九)
難行和不行 公汗 (四二)
奇文共賞 周敬儕 (四五)

偷雞橋的盛會 ······	李青崖（四七）
幸福的家庭 ······	魯迅（六六）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	魯迅（七八）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祕訣 ······	魯迅（八二）
陶知行賣藝啓事 ······	陶知行（八六）
賣藝第一夜 ······	陶知行（八八）
說商品之類 ······	郁達夫（九一）
軍歌非文人做得的 ······	語（九五）
說翻譯和創作之類 ······	郁達夫（九九）
五十年後的預言 ······	欣（一〇四）

第二輯

- 批某名流爲李頓報告發表演談話意見 宰 予 (一〇七)
長期抵抗 老 舍 (一〇九)
贊國救國方案 林士容 (一一三)
救國難歌 老 舍 (一一八)
國難期間停止國慶說 豊 凡 (一二三)
「驚人發展」 玄 (一二五)
廢止一切五年計劃之五年計劃 全增嘏 (一二八)
民國二十二年小預言 豊 凡 (一二二)
預操記 一個小兵 (一三六)
戀歌 老 舍 (一四〇)
我的失戀 魯 迅 (一四五)
晝寢的風潮 老 舍 (一四八)

- 萬歲的上下古今談 李聖悅（一五一）
中國人 孟斯根（一五五）
某筆兩篇 魯 迅（一六六）

第三輯

- 戰略關係 何家幹（一七一）
光明所到 何家幹（一七四）
特別證章 大 聖（一七七）
在女子學院被囚記 周作人（一八〇）
娼女禮讚 周作人（一八八）
碰壁之後 魯 迅（一九四）
天涼好個秋 郁達夫（一〇三）

山東義士梁作友外傳

東萬提司

【得勝頭迴】 話說漢武帝元狩四年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者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曰：「子何欲？」式曰：「天子擊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財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至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漢書）後人有詩爲證：

「不願做官不報仇，

輸財千萬欲何求？」

食租衣稅皆「昏蛋」，

愛國餽他上老頭。」

此段話題做「毀家紓難」，千古流傳。乃時經過二千〇五十一年，山東地方出

一個大義士，姓梁名作友，自魯晉京，演出一翻轟轟烈烈大事業。正是：

愛國不敢後人 成功豈必自我

【義士晉京】（三十日濟南電）近有魯黃縣第八區梁家鄉人梁作友，字仁明者，到濟謁韓，自稱以外侮當頭，國難緊急，願捐資三千萬元，作救國費用，以十之二助軍費，十之二助災民，餘六成開發實業，並擬有計劃。惟對款之所在及來源，祕而不宣，僅云已備妥分存各埠大銀行中。昨介紹謁蔣伯誠，蔣一面電何應欽宋子文報告，並繕兩介紹書，由梁面致。梁三十晨離濟入京，由韓代購頭等票二。

【到京】（一日南京電）山東捐金救國義士梁作友，一日晨八時到京，即至軍部，見何應欽。旋至財部見李調生，由財部派科長招待。梁住中央飯店三百零一號，詳細俟財宋三日到京再接洽。

（一日南京電）記者頃訪梁作友於其寓所，梁爲華北大富家，資有七八千萬。梁光頭，衣布短衣，青布夾褲，白布襪，青布鞋，異常樸實。梁曾在本村及鄉村

初小讀書五年，粗淺文字能通，談吐亦甚溫雅。

【家世】（本報一日南京電）梁作友字仁明，山東黃縣人，現在三十二歲。世業商。父克溫，民六病故。母姚氏，今年正六十歲。有姊一，妹一，俱出嫁。弟一，年愈二歲，業商。梁四歲間，偶患傷風病，一夕間，忽轉廟經（病名），臥床四年，藥治未愈。八歲方能行，致筋骨發育感異狀。二歲即由父母爲姻，至十八歲，女家因嫌梁有殘疾，梁父適已故，女家遂議離婚。梁以尙未娶，允其離去。現梁步履如常，惟身體覺稍弱，雖議婚者歲不乏人，但梁概皆未允也。

（南京通信）梁住黃縣梁家村，全族約二百餘戶，男女一千三百餘丁口。曾祖屬仲，讀書，前清秀才。叔祖則在營口經營，設油坊甚大，父克溫兄弟七。母姚氏，亦望族。其外祖廷樞，前清名孝廉也。梁家以農商致富，自其曾祖即在東三省經營綢緞雜貨匯兌等事業，俄境海參威西比利亞一帶，俱有商號，梁自十七歲始，繼理祖業，初乃祖所遺不過數百萬元。自梁病身經營，乃十餘年間，竟增長十倍，

| 梁謂彼致富亦無他道，但存心做其事，不以牟利爲目的。

【抱負】（一日南京電）或問梁：「願做官否？」梁笑答云：「做官須有政治經驗，山野之人，甚不望此。惟救國之願，不敢後人，此來僅爲救國，不爲做官也。」

（一日南京電）梁貌極不揚，而語極豁達，奇人也。居中央飯店，財部招待，中西酒菜，恣意供之，梁皆無取，午與其友同餐僅取一炒肉絲，一菜湯。茶房問其何不多取，梁但笑而不答，似鄙視茶房以富貴驕人者。其思想之高尚，於此可以概見。

【同里之友】（一日南京電）梁作友同來者，有一張德堯，係梁同里之友。蓋梁有病，恐不良於行，故邀張爲伴。

【輸財】（二日南京電）梁以素不著名，魯東一鄉下老，突來京向政府輸助三千萬鉅金救國，極引起人懷疑。有以「此次輸助，是方法，是實款。方法則等於空言，實款方是輸助，」詢梁者。梁斷然答云，「不是空言。但非面財宋，不能發表

。」乃守其祕密。

(二日南京電) 二日晨七時起，梁作友卽有客往訪，絡繹不絕。

(二日南京電) 或詢梁既如此巨富，何以在山東著名出盜省區，盜客曾不一經意。梁答凡爲盜所垂涎者，皆謾藏奢侈。梁自幼經商，卽善藏其財，惡衣惡食，與尋常鄉人無異，卽同里之人，亦皆不知其成如此鉅富。蓋高樓華屋，衣服車馬，皆爲引盜之媒，卽築堡垣，修械備，亦終不免於盜劫。梁家前如常農，外視全無所有，卽凡捐助善舉，梁亦公書無名氏，曾不向人耀富，人亦不知梁富。或更問梁，「財究竟藏何所？」梁則笑而不答。在此若能輕善告人，則爲不善藏者矣。但亦必有所藏處。藏財之法，梁甚重視，尙不洩露。

(見財未) (三日南京電) 財宋三日晚八時約梁作友至北極閣私邸，詳談梁輸財報國計畫。

(三日南京電) 梁作友三日晨由李調生電約，至財部商談，梁捐款分配辦法，

內容如何，尙未得悉。初梁到京，至財部係乘一人力車，身既偏僂，衣復舊破，持何應欽函，稱謁財宋，有巨款進獻，財部茶房以其衣貌不揚，睨之以眼，毫不爲禮，及聞其口氣甚大，更以爲神經病而掩笑。徒重何函介紹，不得不爲通報。三日李調生見梁，係汽車迎接，梁到財部時，茶房皆改容。

【謁陵】（四日南京電）魯民梁作友，四日謁宋財長商洽捐助政府經費，提出三點：（一）國家在名義上，許可公民捐款救國，（二）款項應作國家公用，（三）款項用途之分配，權在本人（即梁），但政府可輔助個人支配用途方法，宋均予以接受。

聞俟用途分配方法商妥後，二月內即可匯三千萬到京。財部四日，並派員導梁謁陵。

（四日南京電）梁四日往財部攜有小皮箱一隻，行動甚祕，聞內即其報效政府之三千萬鉅款。

（四日南京電）財宋語梁提倡航空，梁對宋意見表贊同，惟補助數目未定。

【晚宴】（三日南京電）東北義軍後援會，定四日晚宴梁作友，並製銀盾一枚

致贈，上刻「毀家紓難」四字。

【不宣傳】（三日南京電）又一說：梁素惡誇語，向極勤謹。即其致富，人皆不知，彼以事前絕慮人知，初到財部，見李調生時，即求在部予以一席地下榻，以便保其秘密，李調生以部內無寄宿處，乃派人送之中央飯店，初非梁願也。梁見客談論，皆出於不得已，梁非欲事實宣傳也。

【不見客】（三日南京電）梁作友三日稱赴財部辦公，一切客皆未見。據聞昨往見梁者，有某某毫不客氣，開口即向梁要錢，口氣又不大，梁頗不耐，以要做大事謝之。今不見客，即為避却此種麻煩。

（四日南京電）梁四日杜謝一切往見之客。因往者皆係為梁籌用款方法，有請修鐵路者，有請辦工廠者，有請做地方事業者，口陳函陳，不一而足。以此輩皆係會用錢之專家，不敢接見，以避麻煩。

【撲滿】（四日南京電）頃又一息，梁款尚未交出，並以撲滿出示人，稱每年

每人可積金五角。有人疑其巨款，即或此撲滿計畫之謂。恐希其出巨款者，或會失望。但謂如果似此，梁無巨金，則由縣保至省，由省保至京，京人不知梁底細，當地縣官，則非知梁底細不保，故仍信梁有真款者爲多。

【謁張靜江】（六日南京電）梁作友六日八時，謁張靜江談三小時，至十一時始出，張靜江對梁頗其盡力開發實業，謂實業爲國家根本。

（七日南京電）張靜江六日與梁作友談三小時之久，張甚折服。梁出後，張語人，梁談皆非虛泛，極有道理，是奇人。

（八日南京電）某要人談，梁作友非尋常商人，發言絕有分寸，對答絕有條理。未見梁者，疑梁款或是虛，凡見梁者，則俱謂梁款可信是實。然梁款僅云在調匯中，始終未悉其寄存處。

【謁陳公博】（八日南京電）梁作友八日晨八時謁陳公博，接洽開發實業事，談至十一時始出。

【一〇八天】（七日南京電）梁語記者，（一）款在匯寄中，第一批不日可到京，節約計劃，即撰滿法，已貢獻政府，聽政府採擇。（二）尚有一更大計劃，名特強法，能以一百〇八天，收回東北。此話更驚世駭俗，說出人更不信，故暫不發表。政府若有收回東北誠意，不以無辦法三字不要東北。渠是極有辦法。

（七日南京電）梁作友日內擬招待報界，報告其救國計劃。

【捐助委員】（今日南京電）輸財救國義士梁作友，昨日兩次晤宋，對其捐助政府鉅金三千萬，已擬詳細辦法。據財宋意，對梁款不欲有所主張，聽其本人自定一切計劃進行。今晨九時，梁至中央黨部晤陳果夫，會談頗久，至十二時梁始辭出，當由財部派員驅車送回中央飯店。梁與陳果夫在中央黨部樓上第二會議廳走下時，陳氏面露笑容，惟不願向記者發言。梁氏則由交際股幹事陪送，當時走廊上以至階前，滿站中央職員數百人。梁氏身矮背駝，一足跛，面長而蒼黃，手則甚秀。記者當詢以計劃已否決定，梁答昨與宋部長見面兩次，已擬定辦法，今日往晤陳部長。

，因請其指導組織捐助委員會，並商量分配計劃。現在先擬成立委員會，請求立法院制定法例，然後實行辦法。

【閻葫蘆】（六日南京電）梁作友語記者，渠款已在匯寄中，並陳明政府，以渠本人名義在中央交通、國三銀行存放。最短期內，即可一部份事實證明。至由何處起匯，則仍守祕密，謂至相當期間，不相信渠者，可到上三銀行查詢。

（六日南京電）六日梁向中央飯店賬房移洋五十元另用。並語茶房，渠帶有洋三百餘元，爲諸人借用已盡，但茶房向人言，向渠借錢者雖有人，惟未曾見梁給人一元，此一大閻葫蘆，不到揭曉時，實看不出。

（六日南京電）近數日京中，街談巷議俱無不談，梁作友有無款，揣測紛紜，舉城若狂。六日某部中竟有某某兩部員，因梁款是無是有，打賭起衝突者，此可見京內人對救國同情之熱。

（六日南京電）政界息，財宋延見梁時，在財部大客廳，並盛陳兵衛。梁嘗語

人，藏款處非見宋不談，是日見宋時，似亦未談及其藏款處所。

【赴漢口】（十七日南京電）梁作友十七晨同財部派員溫梁，同赴漢謁蔣，尙留祕書李某，與同來之店夥張某。據張談，梁確有錢。梁在哈有麵粉廠。在龍口有錢莊，有機廠。張並云聞其機廠同事，謂梁欺騙決無是事，但梁款確有多少，其來京報效動機，與財部如何接洽，渠亦不甚悉。

【傳疑】（南京通訊）昨正氣社發表韓復榘代表唐囊談話，稱韓並未見梁，皆由民廳長好奇，爲言於韓。韓乃轉爲介紹蔣伯誠，而蔣爲電軍何財宋，即召之來京。據黃縣縣長查稱，梁非黃縣殷商。唐言必有所據，而大道社則更稱其據查梁在黃縣，僅有田數畝。至此，素信梁者，遂亦不能無疑梁。梁近日不甚見客。

記者以此事關係中外聽聞，乃於晚十一時，至中央飯店訪梁，強而後見。詢以所傳諸說，（一）傳梁款於十三日，已匯到六百萬，（二）傳梁十五晚將離京他去，（三）向中政會索回撲滿計劃之用意。梁俱爲一一解答，且言時聲色甚壯。（二）

款已匯寄在途，但到六百萬元未確，惟最短期內，即有一批可到，全數兩個月匯齊，所言如前未變。（一）一時決不離京，如謂當晚離京，更有事實可證，不必渠言，請看事實究其當晚離京與否也。（三）向中政會索回節約計劃，渠原係草稿，擬印出廣徵意見於衆，而未知可否能行，故先送中央黨部，請為審核，預定兩三日，即求發還，今已過期，故向中央索回付印。事既聲明在前，索回實無足異，至對外間傳言其款，是有是無，渠一概皆不置辯。蓋言其有款者，渠款實尙未到，言之反失信用。言其無款者，渠無神經病，又非發瘋癲，何必如此誑人，并誑世界！并謂是有是無，此時皆不必問渠，且待事實證明，渠所不願見客者以此。信者謂其有，不信者謂其無，於渠皆無所損益。

渠來非求名利，於人疑信，毀譽，固絕所不計，亦絕對不辯；將來自有事實證明，此時謂渠有款，款尙未到，何以信人；渠確有款，且不久即到，安能變更事實。其言如此斬釘截鐵，若謂渠款為無，則理所未可。若言渠款是有，則迄今渠款未